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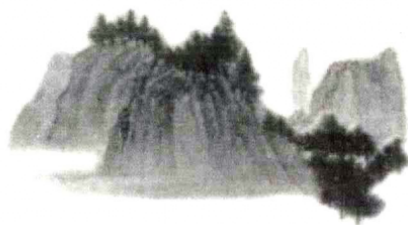
錢
遵
王

謝正光 校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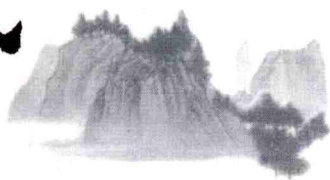
詩集

箋校

【增訂版】



錢
遵



The
Collected Poems
of Qian Zeng

詩
集

謝正光箋校 ◎ 嚴志雄編訂

箋
校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

【增訂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古籍整理叢刊 14

錢遵王詩集箋校增訂版

The Collected Poems of Qian Zeng: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y

作者	謝正光 (Hsieh, Andrew)
編訂者	嚴志雄 (Yim, Lawrence)
編輯助理	張淳婷、林麗然
封面設計	曾詠霓
發行人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 2788-3620

排版印刷	久忠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電話：(02) 2977-1062
定價	新臺幣280元
初版	2007年12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GPN	1009603287
ISBN	978-986-01-1665-6 (平裝)

錢遵王詩集箋校 = The collected poems of Qian Zeng: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y /

謝正光箋校；嚴志雄編訂. -- 初版. -- 臺北市：中
研院文哲所，民 96.12

面；公分.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
籍整理叢刊；14）

ISBN 978-986-01-1665-6（平裝）

851.47

96022052

俯仰蒼黃誰堪憑想向來吟詠純未示
人素欲物呈

鄂政魯一再批詢

道望名等前承

佳句并銅象

玉粒以出奇

出已勉坐容展積素無請

教益此先此附

詩

社小亦自存

子長老望先生有道

力星卷第
五

● 遵王手迹兩幀：《致孫永祚書》（收入潘承厚《明清兩朝藏書家尺牘》）

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秘漢儒魏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人生天地間首乾腹坤呼日吸月與天地同一陰陽易以道陰陽故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天一圖是雖易道之緒餘然亦君子養生之切務蓋不可不知也圖之妙在手終坤始復循環無窮其至妙則又在手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愚嘗學此矣遍閱雲笈略曉其一二忽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乃盡得環中之秘反而求之吾身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所謂天根月窟所謂三十六宮靡不脩焉是謂身中之易今為圖如左附以先儒之說明白死隱一覽即見識者當自知之至元甲申八月望日古吳石澗道人俞琰書

右易外別傳一卷

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者也先君子嘗遇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極玄故是書所著發明邵子之學為多近刊陰符經解兒損請以是草繕寫同發諸梓併沁園春辭三書共為一帙將與四方高士共之因請摠名之曰玄學正宗云至正丙申春正月男仲溫百拜謹誌



●俞石澗《易外別傳》一卷一冊，宋俞琰撰，遵王手跋，明覆刊元至正丙申（十六年）本書影。



懷園小集

錢後人曾遵王



○元日二首下平一先

惆悵時光久一年傷心傷事故依然小窗欲就殘書

讀先祀聰明着意鞭

○其二上平一東

梅花低亞柳惺惺整頓新年爆竹中偏有癡騷難賣

盡又隨竹馬聞兒童

○立春下平十三覃

垂楊是處綠毵毵淹通離愁酒半酣細雨斜風看盡

懷園

●遵王詩集書影之一：鈔本《懷園小集》（收入《虞山錢遵王詩稿》。盛宣懷舊藏，現歸何氏響山堂。）

奚囊集

錢後人曾遵王

辛酉春盡夜止宿吳門僧舍

上平東

世事只如此浮生今已慵春歸半衾夢雨驟五更鐘
養晦多論誤迷方少去從何人記賤子蕭若偶相容

過石門二首

下平七陽

日曉波晴岸草香
翬鳬鸞相對浴殘陽輸它十畝閒閒
猶自探溪南百本桑

其二

上平六魚

一枕風帆午睡餘蕭然撲被卷殘書
起來獨就船窗

奚囊集

今吾集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友類
卷一百一十五
曾遵王

人日懷草外友人寄扶桑

遠書無處寄良朋望裏危欄獨自凭
風散落梅城上笛雨昏桃葉渚邊燈
耗磨時序愁仍在管領春光病未能
從此淒涼過人日思君只合醉騰騰

西郊即事四首

簾捲東風日日晴酒樓絃管滿江城
香圍曲檻花爭放愁遶芳洲草又生
一陣寒欺蝴蝶夢三分酒殢杜鵑聲

《錢遵王詩集箋校》增訂版自序

謝正光

《錢遵王詩集箋校》初版問世，在一九九〇年。出版者爲香港三聯書店。嗣後覽讀清初詩文，見有相關資料，輒另紙別錄。積稿日多，遂萌再版之念：一以增補昔年見聞之陋，一以訂正初刊之訛。而所增者又統在〈箋〉中，蓋以遵王詩集無別本須重校故也。

今茲新增之〈箋〉，其標義除仍循初刊之重在詩之創作年份、詩中所及之人物、史事、地名外，另於詩之詠事、用典、遣辭，就所得凡與錢牧齋所作有近似者，俱爲錄出。此余年來所倡「以牧齋注遵王」一義之展現也，足覩二人之詩作，有密不可分至如此者。至茲編所引用之典籍，溢出於初版幾達百種，已詳所附〈參考書目〉。不贅。

猶憶增訂稿之初成，即蒙摯友熊秉真博士推介之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嚴志雄博士；志雄以治明末清初詩有名於時，一見以爲許可，乃力薦之於該所同寅王璦玲博士、彭小妍博士等，加入「文人」研究項目，因得納入該所之出版計劃。全書定稿之前，復承該所邀聘之匿名審稿者二人，細爲審核。至書之編校與訂正，志雄力任其勞，付出實多。茲值付梓之際，謹述書成及刊布之因緣如上，以誌銘感云爾。是爲序。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日，酷暑，時客香江

《錢遵王詩集箋校》序

錢仲聯

虞山詩派，明末清初轉移一代風會者也。開派者牧齋，二馮爲之疑丞。所謂一代正宗之王阮亭，由牧齋之獎掖，繼之主盟騷壇；而與阮亭異趣之趙伸符，又私淑馮鈍吟以掄擊阮亭，其源亦出於虞山，而流別顯與尊牧齋者不同。蓋牧齋博於史而旁通二氏，一用以資爲詩，經緯唐、宋，調適杜陵、昌黎、玉川、玉溪，下逮宋之西崑、東坡、劍南、金之遺山，轉益多師，自創面目，一掃明詩之廣古與鬼趣，正法眼藏，甚深妙諦，庶其在此。而鈍吟則專尚西崑、玉溪，上及《玉臺》，其詩取徑較隘，比興多於賦，故每誚牧齋未嘗致力齊梁樂府。然則鈍吟雖得牧齋之鱗爪，而未嘗睹全龍也。牧齋門下，能一宗其家法，門庭階闥，矩範秩然者，惟其族曾孫遵王一人而已。牧齋既於遵王之《懷園小集》、《交蘆言怨集》二序、《遵王絕句跋》、《題遵王秋懷詩》諸文中，備致讚嘆，選《吾炙集》，又錄遵王冠諸家。而遵王於牧齋《初學》、《有學》、《投筆》三集之詩又爲之注。前三集之箋，徵典以外，並時有遺聞史事，探微索隱，出於行間，《投筆》一集，則僅注典而本事慎不敢出。蓋牧齋降清，才六閱月而辭官，其後十餘年，與南明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等聯繫規畫，遺民如黃宗羲、歸莊、呂留良、魏耕、屈大均、弘儲等亦與之往還不絕。此皆遵王所親見親聞，作爲明遺民之遵王，其反清志事，與牧齋跡異心同，故契誼之深，有非常人所能喻者。河

東君之身殉牧齋，事涉遵王迫害，故遭歸莊、顧苓諸人之筆伐，而事僅由於迫債，故遵王於此未有申辯。如遂以遵王爲負心於牧齋，則殊不然。遵王而果欲構禍牧齋，則何以於牧齋反清秘謀，一不訐發，而於牧齋逝世未久，即爲之刊行《杜詩箋注》，且爲其詩集作注乎？明乎此，則師生之於反清大事，實始終爲同路之人，而遵王集中，反清之作，醜詆清廷，不一而足者，其故可以深長思矣。至於遵王之詩，不論古體律絕，其精到處，具體牧齋，置之《有學》諸集，如出一手。然則論虞山詩派，惟遵王於牧齋能得骨得髓無疑也。三百年來，其集隱埋。詩論家幾不知其成就之高及其在虞山詩派之地位，斯有心者所爲長太息也。謝正光先生得其友何惠鑑先生所藏武進盛氏原藏鈔本、北京圖書館所藏《今吾集》刻本及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分類鈔本，而篤嗜之。比勘其得失，校訂其訛，補輯其佚，箋證其本事人物，將繡梓問世，使世之讀遵王詩者，由此得見全豹，獲其啓迪，進而論述清初詩壇之發展，厥功匪細。正光屬爲片言弁首，余故樂爲之而不辭也。

一九八六年六月於蘇州大學夢苕盒寓齋

前言

謝正光

清初江南的藏書家錢曾在目錄、版本學上的貢獻，自近世以來，學術界已有定評。但是錢曾在詩歌創作上的成就，知道的人恐尚不多。到目前為止，文學史和詩史裏固然沒有他的名字，就連討論他的詩歌的論文也還沒有。這當然是由於他的詩流傳不多、他的詩集也始終在若存若亡之間的緣故。

《錢遵王詩集箋校》一書，便是要填補這個空白的一項筆路藍縷的工作。

一

錢曾，生於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卒於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字遵王，自號也是翁、貫花道人、錢後人、述古堂主人。籍隸江蘇常熟。

遵王出生於一個仕宦書香的世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明朝的進士，做過大官。父親也是明朝的舉人，喜歡聚書和刻書。在綺襦紈袴之間長大的遵王，從少年時代起便能以問學自勵，自然和他的家世有關。而常熟一地在清初文風鼎盛，那裏的學者們在目錄、版本、古文、詩歌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必然也給遵王以一定的影響。遵王的鄉先輩像陸銑、何雲、葉奕、錢謙貞、許道

源、錢陸燦，和馮舒、班兄弟等人，都曾給遵王在學問上以啓迪和激勵，使遵王到老猶感念不忘。這在他的詩作中，還是斑斑可考的。

對遵王一生治學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的族曾祖，那位在明末清初文壇享大名的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

遵王在目錄、版本學上的成就，得自牧齋的誘導，是世所熟知的。遵王在詩歌創作上，也得到牧齋的培養和揄揚。細讀《有學集》中兩人唱和之作，可見牧齋對這位比他年少四十七歲的族曾孫的期許。牧齋死前四年，把《初學》、《有學》兩集詩歌的箋註工作託付遵王（見《判春集》〈判春詞〉第十八首自註），更足見他對遵王倚重之深。牧齋致遵王的信裏說：「居恆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爲我代下注腳，發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見本書附錄三）。他簡直以遵王爲天下惟一的知己了！

《有學集》裏保存了好些牧齋對遵王詩的評論，可以看出遵王詩在牧齋心目中所佔的地位。

《懷園小集》〈序〉裏說：

遵王生長綺紈，好學汲古，愈於後門寒素。其為詩，別裁真偽，區明風雅，有志於古學者也。

《交蘆言怨集》〈序〉裏說：

遵王之學益富、心益苦。其新詩陶洗鎔鍊，不遺餘力矣，而其天然去雕飾者自在。

他激賞遵王的絕句：

斷句詩神情軒舉，興會絡繹，頗似陸魯望《自遣》三十首，殊非今人格調，良可喜也。

（《遵王絕句跋語》）

又認為遵王在七律上的成就，是「胎性」使然，非學所能：

余苦愛退之《秋懷》詩云：「清晚卷書坐，南山見高稜。」高寒悽警，與南山相栖泊，警絕於文字之外。能賞此二言，味其玄旨，斯可與談胎性之說矣。遵王近作《秋懷》十三首，余觀其有志汲古，味薄而抱明，罔同乎南山之遺志也。（《題遵王秋懷詩》）

和同時代的詩人比較，遵王的成就又如何呢？牧齋的回答，可從他編《吾炙集》而以遵王的詩置諸卷首一事看出。

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遵王寫成了《秋夜宿破山寺絕句十二首》。他把詩抄在扇頭，送呈牧齋。當牧齋讀到詩中「莫取琉璃籠眼界，舉頭爭忍見山河」兩句時，讚賞之餘，豪興大發。遂開始採集時人的詩篇，輯《吾炙集》一書，並把遵王這十二首絕句作為壓卷。牧齋對這段「因緣」，有過詳細的描述：

每觀吳越間名流詩，字句巋績，殊苦眼中金屑。秋燈夜雨，泊舟吳門，從扇頭得遵王新句，不覺老眼如月。因語郭指曰：「詩家之鋪陳攢擲，裝金抹粉，可勉而能也。靈心慧眼，玲瓏穿透，本之胎性，出乎毫端，非有使然也。『莫取琉璃籠眼界，舉頭爭忍見山河』，取出世

間妙義，寫世間感慨，正如忉利天宮殿樓觀，影現琉璃地上，殆亦所謂非子莫證，非我莫識也。」正欲摘取時人清辭麗句，隨筆鈔略，取次諷詠，以自娛樂。遂鈔此詩壓卷，名曰《吾炙集》。（《吾炙集》遵王《秋夜宿破山寺絕句》詩跋語）

《吾炙集》是牧齋未竟之作。從現存的本子來看，牧齋把遵王的詩放在龔鼎孳、錢澄之、黃翼聖、杜紹凱、王漢、許友等人的作品之前，不就顯示遵王的詩在牧齋心目中的地位了嗎？

牧齋晚年的拂水山莊和紅豆村莊裏，「海內學者，屢滿其門」。遵王自二十歲起從牧齋遊，到他三十六歲那年牧齋亡故為止，十六、七年間，在牧齋座上，得與當時的名人交接。曾和遵王有文酒唱酬的詩人中，像吳偉業、陳維崧、冒襄、徐乾學、方文、姜宸英、陳允衡、顧湄、宋實穎、許旭、和太倉王氏昆仲等，都是清初詩壇上的俊彥。可見遵王在詩歌的成就，不僅是牧齋一人之言；他在生時的詩名，也不只囿於常熟一地而已。

二

可是，遵王在世時的赫赫詩名卻沒有顯彰於後世。這和他的詩集始終若存若亡之際遇很有關係。《四庫全書》收錄了遵王目錄學的著作，而沒有收他的詩集；四庫館臣對遵王能詩的事，亦一字不提；現存的禁燬書目中，遵王的詩集也不見著錄。這都已是不可解的。而更奇怪的是：清初以來一些選清詩成集的人，沒有見過遵王詩集的，也大有人在。

遵王身後第一個賞識他的選家是王應奎（一六八四—一七六〇）。應奎是遵王的同鄉後輩，輯《海虞詩苑》，收錄了遵王詩二十五首，是選家中收遵王詩最多的。應奎說「遵王詩學晚唐，典雅精細，陶練功深」，和牧齋的評論，仍是一脈相承的。但不久王豫（一六九八—一七三八）編《江蘇詩徵》，卻只收遵王詩三首。王豫不但沒有評論遵王的作品，而且把遵王的《交蘆言怨集》誤作「文蘆集」；王豫沒有見過遵王的詩集，是可以想見的。

以籍隸浙江長興的王豫既也沒有見過遵王的詩集，其他省籍的選家對遵王詩懵然不知，那就毫不奇怪了！像魏憲所輯的《詩持》四集及《皇清百家詩選》、孫鉉的《皇清詩選》，和陳以明的《國朝詩品》，這些選集的刊刻，都在遵王亡故後不久，且又皆是以網羅宏富自居的煌然巨著，（孫鉉的《詩選》收順治、康熙兩朝作者達一千五百人之多！）遵王卻都榜上無名。

第一部收錄遵王作品的全國性的清詩選應推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的《清詩別裁集》。《別裁》成於一七六〇年，已近乾隆中葉。沈氏說遵王注牧齋詩，是一位博聞之士。又說他的詩「流易有餘，不求警策，得牧齋一體」。似乎對王詩瞭解頗多。但《別裁》所收那三首遵王的作品，恰巧是王豫已收入《江蘇詩徵》中的三首。因此，沈氏是否見過遵王的詩集，也是頗有疑問的。

乾隆以後的選本中，便更少見遵王的作品了。道光年間，廣東的張維屏（一七八〇—一八五九）輯《國朝詩人徵略》兩編，遵王是得與其列了。但張氏卻連一首完整的遵王詩也沒收進去，僅